



Le Dernier
Testament

[法] 菲利普·勒华
(Philip Le Roy) / 著

陈莎莎 / 译

基督的遗嘱

人性、宗教、悬疑、阴谋的多维结合，
一部可与《达芬奇密码》相媲美的经典之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一群流浪汉自愿出卖自己，成为人体复活试验的牺牲品；
城市中惊现许多身高体长的怪物般的变态杀手；参与复活试验的科学家及其助手全部被杀；
一盘真假难辨的人体复活录像成为争夺焦点；原来这一切，竟然是一些基督徒的阴谋！

Le Dernier
Testament

[法] 菲利普·勒华
(Philip Le Roy) / 著

陈莎莎 / 译

基督的遗嘱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的遗嘱 / (法) 勒华 著. 陈莎莎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229-00624-2

I. 基… II. ①勒…②陈…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1564 号

基督的遗嘱

JIDU DE YIZHU

[法] 菲利普·勒华 著
陈莎莎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陈小丽
封面设计: 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31.75 字数: 511.5 千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犹太 公元 70 年

玛利亚走到山洞口，站在陡峭的悬崖边，双手紧贴岩壁，踮起了双脚，迎面而来的暖风撩起她灰白的长发。眼前，死海镶嵌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寂静得没有一丁点儿的声音。

历史的车轮依旧在滚滚向前。

14 年来，圣徒们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布道，传播着耶稣的思想，不惜被斩首、割喉剥皮、投石击毙，甚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这一切的苦难，丝毫没有妨碍圣徒继续传道布教的决心。在巴勒斯坦、斯基泰、弗里吉亚、马其顿、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佩尔兹和希腊，都深深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智者、银行家、商人，还是奴隶，都纷纷皈依基督。在罗马，权力阶层也加入进来。马克用笔记录着基督的圣迹，马太据圣经语录证实了耶稣便是先知们预言的圣人，这些文字便是福音书。耶稣尚未在人间建成上帝的王国，然而他的复活，却使得凡夫俗子们摆脱了生之痛苦和死之恐惧。

玛利亚在这场思想大革命中扮演了众多的角色：她就是救世主从投石酷刑下拯救出来的罪人；是那个用自己的头发清洗耶稣双脚的马德林的玛丽；也是那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抹大拉的玛丽。最后，玛利亚追随耶和華，离开了巴勒斯坦。这些年里，这对恋人秘密地在世界各地流浪布道，做出许许多多惊世骇俗的举动。

玛利亚凝视着脚下的昆兰遗迹。就在那儿，埃森尼灵修派向耶路撒冷政治宗教联盟占领军发起挑战。早在两年前，第十罗马军团的铁蹄踏平了整个

昆兰。所到之处，尘土飞扬，尸骸遍野。城楼、修道院、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皆被夷为平地，众多的书籍也转瞬灰飞烟灭。

两位流浪者长途跋涉后回到犹太，决定暂时栖身在这湮没于沙海中的圣殿。从前昆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隐秘的栖身之所，现在他们对昆兰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

难以忍受眼前静谧的景象，玛利亚转身走进狭小阴冷的拱洞。耶和華坐在亚麻垫上，捋着胡须，凝视着她。玛利亚的眼中满是哀愁。

“我必须向你坦陈，玛利亚。革命，从来就不是在柔情蜜意中诞生，它只能在痛苦中诞生。”

玛利亚在耶和華面前跪下，任耶和華轻抚她的长发。她自我宽慰道：“我们已经改变了昆兰的历史。”

耶和華倾身向前，轻轻在玛利亚的双唇上印上一个吻。这一吻，包含着的爱意多于对信徒的祝福。“是世界的历史。”他字字铿锵地纠正到。

耶和華站起来，舒展关节，朝一块平坦的石头走去，石头上铺着数块写满了精细文字的毛皮。耶和華将这几块毛皮卷起来，用亚麻绒裹住。

“我们即将大功告成。革命进展神速，快得让人难以置信。种子发芽成树，树密成林的那一天指日可待了。”

他将这厚厚一捆皮卷塞进一个露出地面四分之一的泥罐中。年华老去迫使他必须用文字记下过往岁月的点滴。耶和華曾当着使徒们的面宣讲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亦没有什么秘密可以永远隐藏。”他选择在昆兰埋下对未来的预言，以此减轻良心的负担。惊世骇俗的一段历史就从此深深埋藏在这里。

玛利亚用剩下的碎毛皮将泥罐塞满。他们亲手从墙上刮下一层黧黑的黏土，揉搓成黏稠一团涂满罐口。如此一来，这些手稿才有可能在这个密封容器中永世保存下来。他们将这珍宝小心翼翼地埋在地下深处，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细软就离开了山洞。

随后，他们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地平线上。

目 录

序 言 犹太 公元 70 年	1
第一章 絮雪谋杀了九重葛	1
第二章 一个音符，一个吻， 一个婴儿，一个炸弹	113
第三章 枯树在冬季流行	359
第四章 婴儿眨着双眼 微笑了	439
第五章 空杯盛满氧气	473
后 记	499

第一章 絮雪谋杀了九重葛

1

此为我血！

在完成《圣经》和圣体的礼拜仪式并匆匆分派完面包和酒之后，阿尔梅达神甫往圣餐杯中倒了一点酒，掰了一些圣饼放入圣餐盘中。四位主祭回到神坛前领回自己的那一份圣餐。拐着罗圈腿的寡妇海勒动作比谁都快，她总是第一个领到圣餐。丈夫死后，她就失去了理智和显赫的地位。在她后面的是艾尔玛·图森，这个女人把耶稣基督当成自己的丈夫都有 30 多年了。走在最后的是达可斯基夫妇俩，他们靠阿拉斯加州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勉强维持生计，平日他们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教堂和本特利商场这些不用花钱的地方。沃特·芬奇老爹则静静地坐在第三排，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下巴抵在胸口上，睡得呼呼作响。

“让我们沐浴在主的和平中。”

“让我们回报主的爱。”这群齿疏发稀的老人回应道。

在这个季节，阿尔梅达神甫的听众总是寥寥无几，于是他缩短了仪式，草草完成礼拜和领圣餐仪式之后，叫醒了芬奇老爹，并陪伴虔诚的信徒们一起到教堂前风雪大作的小广场，等候由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教会提供的小巴士。这鬼天气，让这些基督教徒们毫发无损地顺利回家可不是一件小事。

冻僵了的神甫收拾好餐具，摆放在圣体龕后，就在神坛前跪下。一缕苍白的光线穿过彩绘大玻璃窗，笼罩在神甫身上，玻璃窗上的耶稣画像看上去就像是爱斯基摩人。在费尔班克斯，信仰主的人并不多，而且去教堂的路也并非时时可以通行。乞丐们倒是会去教堂寻求庇护，然而驱使他们奔向教堂的，不是他们内心对主越来越坚定的信仰，不过是恶劣的天气罢了。去教堂可以免费饱餐一顿，聆听神甫们善意的安慰，顺便点燃对获得主拯救的星

点希望，何乐而不为呢。秉性刚强的神甫本打算把自己的住处改造成避难所，提供免费往返班车，更好地为信徒们服务。可光靠每年通过募捐得来的 200 美元，要实现这些远大的目标只能是天方夜谭。好在最近一位慷慨的联邦调查局探员鲍曼出于私心捐献了一笔款项，解了神甫燃眉之急。

凝视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虔诚的阿尔梅达神甫浑身颤抖着，心里充满了对祖国西班牙的担忧。一方面他与梵蒂冈向来不和，另一方面他渴望了解世界，阿尔梅达的不合时宜使自己沦落到费尔班克斯教区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眼前的艰难险阻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主以及主创造的众生的热爱。最让他心神不宁的是他对鲍曼做出的妥协，这人心怀鬼胎，暗地里策划着有悖于天主教精神的阴谋。菲利普·阿尔梅达不愿意违背对主的誓言，哪怕他是慷慨的捐助者，还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乞求主原谅他的罪过，在胸前划了十字，然后站起身来。

神甫正准备回他的住所，突然，教堂的大门好像酒吧门被一群酒鬼猛然推开一般，“砰”地一下被打开了。一阵刺骨的寒风瞬间卷进厅内，吹灭了烛火，刮走了神坛上的桌布，连教堂顶楼的钟也被风吹得如丧钟般嗡嗡作响。

神甫紧紧抓住固定在地面上的长凳，弯着腰以抵挡迎面袭来的呜呜号叫的狂风。狂风卷裹着雪花和雨点转眼间就把地板与墙壁涂成一片雪白，呼呼直向神坛冲去。神甫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他弯曲着身体朝教堂另一端隐蔽的侧道匍匐前进，先是挪腾到了募捐箱，再是圣水盘，最后摸到了门口。神甫用尽全力去推大门，就在门快合上的时候，怒吼的狂风再度把门掀开。阿尔梅达神甫咬紧牙关、竭尽全力靠在门上，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抵着，一厘米，一厘米，又一厘米。突然，一双犹如千斤顶般力大无比的双臂从天而降，朝他的双肩伸去。他哪来得及思考这神迹从哪冒出来的，一心只求能把门先给关上。一听到门锁咔嗒一响，他就将钥匙一扭，身子不由自主地就贴在了门上。

精疲力竭的神甫感到身子疲倦得直往下滑，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暗自纳闷：“为什么人们总是把地狱比喻成熊熊燃烧的火炉，却不把它比作阿拉斯加呢？”此时，他的视线正好落在了那陌生人的膝盖上，他睁得圆碌碌的眼珠目不转睛地盯着救星，只见这位从天而降像山一般的巨人身上搭着一件庞大的结满冰渣的衣服。

“谢谢你，我的孩子。”

那陌生人咕哝了一声，身子一刻不停地抽搐着。看到救星实在冷得不行了，阿尔梅达神甫提议马上来一顿热腾腾的饭菜。陌生人擤了擤鼻涕，摊开一条脏兮兮的手帕，先是缠在自己的手掌上，再把缠着手帕的手伸向神甫，好帮助他站起来。神甫犹豫了一下，不是因为向他伸出的这双手有多么脏兮兮和长了多少老茧，而是因为这双手实在是巨大无比，只消动动拇指和食指就可以轻易把他的脖子“咔嚓”扭断。猛地一下，神甫还没回过神来，就发现自己已经双脚离地，腾空而起，正和才把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那巨人大眼瞪着小眼。莫名地，神甫的心底冒出一丝凉意，隐约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恰恰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当他的双脚重新回归到坚实的地面时，感觉不妙的神甫结结巴巴地挤出了几个字：

“你是谁……从哪儿来……你是做什么的？”

“冷……饿……饿……饿。”

巨人的声音如闷雷般沉重，剧烈的咳嗽使声音也颤抖了，仿佛是从胃里倒腾出来似的。被绒帽遮盖了大半个脸的巨人喘息着，沙哑嘶嘶、断断续续的喘息声在教堂里回荡着。他的眼眶出奇的大，掩饰不住悲伤的眼神。他脸上比爱斯基摩人还要突出的颧骨，看上去就像是两个兽角，都快可以从脸颊下刺穿出来。

“随我来。”神甫边说边走，趁机拉开与巨人间的距离。这个可怜的人大步尾随着神甫，朝着教堂靠募捐建成的木制长廊走去。

“这条长廊……嗯……连接着教堂和我的房间。”神甫结结巴巴地说道，“多亏这条长廊，我们才不用被风吹雨淋。”神甫的客人在身后嘟嘟囔囔，气喘吁吁。又走了30米，他们进入门厅，满室溢满了浓汤的香味。一位老妇人朝他们迎来，打算帮那流浪汉脱下身上的破衣服。

“算了吧，黛茜，这位先生只需暖和暖和，再来一顿热腾腾的饭菜就可以了。”神甫有些抱怨地阻止道。

他们把巨人领到一间小巧的公共餐室，三个穷人正在里面狼吞虎咽。巨人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抓起一大块面包，眨巴眼的工夫面包就进了肚子。巨人嚼得正香的样子，让神甫发现他有一个巨大无比的下巴。丝毫无视在场其他食客投来的既惊且惧的目光，巨人转眼间又喝了三碗鱼汤，吞下了十几片面包。填饱了肚子，巨人心满意足地向后一靠，打了个响嗝，在一阵猛咳后又开始拼命挠痒。忽然，黛茜手一松，手中的水壶哐当掉了下来，黛茜一声

不吭，直挺挺地一下子晕厥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其他三个流浪汉也拔腿向外狂奔，逃命要紧，甜点也顾不得了。

原来巨人根本就没有戴什么帽子，在黑暗中神甫看到的破绒帽，其实就是巨人那张碎裂成片的脸。看着自己家里这个魔鬼似的人，菲利普·阿尔梅达神甫吓得呆若木鸡，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2

一架直升机盘旋在费尔班克斯上方，在笼罩着整座城市的浓雾中左穿右插，螺旋桨在浓雾稠得切不开的天空上划出一道道痕迹。虽然能见度极低，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眉头皱也没皱，就开始降落，悬在空中冻结成冰的排气管乒乒乓乓猛烈撞击地面。“来一把电钻可能更实用些。”驾驶员戏谑道。他身后的乘客，神色如常，低头看了下手表，已是中午 12:40，但说是零点 40 分更有人相信。这冻土豆泥般的浓雾让天色黑得那么诡异，在 12 月的费尔班克斯，太阳每天露脸的时间也不超过四小时。

在两把电火炬的指引下，直升机擦过纪念医院如滑冰场般滑溜的屋顶。此时，机尾旋翼下，双手发光的一个庞然大物正弯腰前进。乍一看，这人全身披着厚厚的黑色毛皮，这一打扮让他活像一头熊。精疲力竭的飞行员减慢速度，但并未完全停下来，趁这几秒钟的空当，他伸手抓过窗边的一小瓶伏特加，咕噜噜喝上一口像被冰镇过的伏特加酒。机上的乘客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挺挺地跳出机舱，离开了 24 摄氏度的机舱，一头冲进零下 40 摄氏度的费尔班克斯。他屏住气，随那头“熊”到减压室。在低温环境下，决不能大口吸气。两人待在低温的狭小门廊里，差点没把肺给咳出来。他们极力摆脱结在身上的厚厚的霜。

“你们旅途愉快吧？”特工克莱德·鲍曼问道。

访客一言不发，仿佛下巴也被冻住了。

“你们那里应该比较暖和，不是吗？”鲍曼穷追不舍。

这个国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绞尽脑汁想先寒暄几句。

“东西在哪里？”那男人问道，冷冷眼神里透着冷酷，高高的鹰钩鼻上闪着一对幽黑的瞳仁，目光尖锐得直透人心。

“你拿到那卷东西了吗？”鲍曼针锋相对地反问道。

那人迟疑了一下，轻轻拍了下身上的派克大衣，表示已经拿到手了。

“那你拿到录像带了吗？”那人问道。

“就在下面，在摄影机里。”

那联邦探员示意访客跟着自己走。

电梯下降，四下无声。他们沿着一条迷宫般的走廊往里走，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他们脚上湿漉漉的鞋子踩在油地毡上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来访者紧紧跟着鲍曼，套着手套，警觉地护着那件厚厚的派克大衣。手套和大衣上结的冰碴在温暖的室内渐渐融化，水一滴一滴洒落在他身后。那男人额上开始有点汗津津的了。

“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他问道，声音干巴巴的，没有感情。

“没人知道你来这里，你是问这个吧。”

“不。”

鲍曼转身朝来访者皱了一下眉头，示意对方再解释一下他的问题。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有多少人知道这里进行的事情？”

“三个……不，四个。”

“三个还是四个？”

“高文，弗兰克，我，还有就是你。总共就四个。”

他们走进第二部电梯。鲍曼将一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四分之一圈后电梯到达地下室，接着他们步入地下室。

“我们快到了。”

鲍曼已经急不可耐了，他仔细打量着这位来访者。来人有着一双透着谨慎的炯目，鼻子下是薄薄的双唇，脸颊下垂，即使是极力保持着庄严呆板的表情，也掩饰不住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从面相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既自我又神秘，且利欲熏心。鲍曼目不转睛地盯着来人刚才轻轻拍过的派克大衣，恰好迎上那男人漠然的眼神，鲍曼把手伸进衣袋，摸着左轮手枪，差点没把枪

给拔出来。但在看到来人抽出一管金属容器后，他马上念头一转。来人将金属管扭开，在探员面前展开一卷白色的棉麻布。鲍曼急不可耐地去掉外层的包裹物，小心翼翼地慢慢展开皱成一团的黑褐色羊皮卷，岁月的侵蚀使这羊皮卷纤薄得似乎就要在他的指尖下碎成片。羊皮卷正反面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的希伯来文字，却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他认出这是阿拉米语，耶稣的语言。

“当心点！稍微用力过重，它就变成尘埃了。慢慢看，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迄今为止还没多少人有这份荣幸。”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你指尖下的这些字是公元 70 年的笔迹。这是原稿，不可思议吧？尤其是这手稿比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福音书手稿还要早三个世纪。”

鲍曼双目放光，仿佛手中捧着的是刻着十诫的法板。

“你能阅读阿拉米语吗？”来人问道。

“我的阿拉米语水平仅能让我知道手中捧着的是不是炸弹。”

特工深深地被手中的羊皮卷所吸引，全神贯注地读着，激动万分，双手也禁不住微微颤抖。很久之前他就听闻了有关羊皮卷的传说，但一直都不曾真正相信。突然，鲍曼一手拍向自己的脑门，像是记起离开家时忘记关掉煤气一般。手中的羊皮卷被抽起，再度落入金属管中。那颗悄然无声的子弹射穿了鲍曼的头盖骨，在后枕骨还未撞击到光滑的墙面上碎裂之前，就已经粉碎了他的狂热，让他从此长眠不醒。健壮如运动员的克莱德·鲍曼不由自主地缓缓滑倒在地。

数码门控装置取代了圣徒皮埃尔^①手中的钥匙，门一一开启，现出一条走廊。耀眼夺目的光让人分不清哪里是墙，哪里是地板，哪里是天花板，让人恍然置身天堂一般。那男人跨过横在走道上的尸体，轻摇了下头，上嘴唇都扯变了形。

他走到走廊的尽头，敲门，等待。一个护士开门出来，这可不在他的计划之内，鲍曼计算失误了。那年轻女子还没来得及张口发问，身子就一倾，缓缓倒下，如门槛一般横在一个被分为几小间的宽敞实验室门口。主室中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个在一部显微镜前俯身观察，除了一头格外耀眼的白发之

^①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外，毫无特色。另一位则是个光头大胡子，正俯身在电脑前输入数据。手术台上还昏睡着另外一个大胡子，全身插满电极、探针和各种导管。

“先生们，你们好。”

两位外科医生转过身来。打过招呼之后，高文医生问了也许是刚刚那个护士没来得及问出口的问题：“你旅途愉快吗？”

看来，交通状况是当地人最在乎不过的事情了。那男人指着手术台上的病人。

“和这个人相比，我的旅程根本不算什么。”

“鲍曼没和你在一起吗？”弗兰克医生有些惊奇地问道。

“它死了，不是么？”

“鲍曼吗？”

“谁说他呀。我说的是你们的实验品。它可一动不动了。”

“你错了。我们的确曾救活过它……请原谅我用词不当。”高文加了一句。

“没关系。”

安静的手术室里突然响起两声沉闷的枪声，两个医生目光渐渐呆滞，鲜血喷涌四溅，双双屈膝倒地。凶手定睛注视着手术室内仍显示着生命力的物体：三只关在笼子里的小老鼠，还有仪器上显示振幅几乎为零的绿色曲线。他举起手枪向空中一阵乱扫，穿过笼栏对准笼子里的三只小老鼠发射出致命的子弹。

凶手接着对手术台上的病人产生了兴趣。他把还冒着烟的枪管插入病人的一肋，慢慢地，越插越深，但一直没有扣动扳机。他把弹夹插入沸腾的血红蛋白中，一阵肌肉烧焦的气味随即扑鼻而来。

直到屏幕上的电波变成水平的直线，这场屠杀才宣告结束。

来访者一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自己的手枪，一边快步走向架在三脚架上的摄像机，里面空空如也。随后，他对手术室以及冷藏室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他搜出软盘，销毁电脑硬盘，再将储物架上瓶瓶罐罐里的液体统统倒进马桶里。接着，他把外科器具按照原来的位置一一进行摆放，扔掉在混乱中打碎的试管和一个原本在显微镜旁的咖啡杯，最后将弹壳拾起，并在办公桌上铺上一块破布。今日在医院地下室的这场大屠杀在他黑色的瞳孔中电光火石般地一闪而过。他一分钟也没耽搁就按原路返回屋顶。

最后一次面对这要命的酷寒，他走进早已守候在外的直升机。任务结束了。世界得救了。

3

内森·卢浮双手捧着他妻子的头骨雕塑，对着它长久静默之后，将头骨雕塑放在书架上正好能够对望的高度。这件头骨雕塑是用印度尼西亚的一种特有工艺制成的，这种工艺能把故去之人的容貌还原得栩栩如生。他的妻子十分妩媚：小巧的鼻子，高高的颧骨，轮廓极深的眼眶，丰满的嘴唇。在世的时候，她机智幽默的谈吐总是让周围的人如沐春风，正像她美妙的名字——梅兰妮·卢浮。

内森空旷的住所就坐落在华盛顿州的海滨林荫道上，在偌大房子的露台上能将大海一览无余。海拔 2400 米的奥林匹克山，顶着如皇冠般闪耀的皑皑白雪，远望去仿佛是一盏硕大无朋、耀眼夺目的天然灯塔。拂晓的雾气从海面上吹过来，萦绕山头，滋养着山峦中的大片杉林，绵延的落基山脉也被笼罩在层层雾霭之中。内森漫步走向海边，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被巨浪冲刷成的荒滩。经历了千百年来海浪的侵蚀，岸边怪石嶙峋，昂然伫立，在东方第一抹阳光的照射下更加奇异。在这雨纷纷、雾蒙蒙、薄冰四处的咆哮海岸，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海豹、水獭以及一颗寂寞的心。

微微屈膝，内森摆开练武的架势。他拨开眼前层层轻雾，在未开发的海滩上比划着，调动能量和气息，慢慢朝波浪的边缘前进，内森褪去身上的衣物，轻抚及肩长发，摆出造型，翩然起舞，将自己完全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的动作由舒缓到激烈，再如搏斗般狂舞，厚重的沙子和咸苦的海水在他脚下四溅。他纵身跃进浮满泡沫的海，冰冷刺骨的海水使他有触电般的感觉。他和波涛搏击着，和寒冷搏击着，和自身的耐力搏击着。

精疲力竭后，内森放弃了空手道的套路和姿势，舒展四肢，身躯随意而动。他做着深呼吸，空气从他的肺部进入腹部，然后又从腹部升起，再直抵

丹田。他重新恢复活力，身体震动时发出响亮的气息声让任何一头雌海象都无法抗拒。最后，内森进入无我境界。

太平洋无穷的力量让他释放出身体和灵魂内的毒素。以前的内森·卢浮是个和魔鬼打交道的人，无止境的欲望让他几乎忘记了做人的原则。他变得阴冷，忽视了生活、光明、圣洁。

因冻僵而直发抖的内森与天地融为一体。净化、重生后上了岸，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摆脱了肉体，浑身充满了原生的力量，神清气爽，精神抖擞。

运气自如。他精神高度集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刮在湿漉漉肌肤上的凛冽寒风。忽然，他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他的感官刚刚捕捉到了与周围环境不和谐的电波。这几毫瓦的电子信号，也许来自他连接着因特网的笔记本——这是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内森捡起自己的衣物，不慌不忙地往回走。他花了一些时间将身体抹净，套上一件套头运动衫和一条牛仔褲。然后，他嚼着一块黑巧克力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办公室里唯一的装置就是放在漆木地板上的一台手提电脑。留给联邦调查局的邮箱显示新收到一封邮件。三年来，他只会阅读这些邮件，但从不回复。自从三年前，一项任务以他妻子的死画上句号后，他就脱离了组织。他搬到另一个州，忘却过去，开始新的生活。他的住址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已够多了：兰斯·麦克斯韦——联邦调查局的第二号人物。

输入密码，等待。

以前，卢浮经常以秘密身份执行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没有正式头衔反而给了他一个超然的身份。到了20世纪末，他已经多次受命，或谋杀职业杀手，或铲除狂热的宗教首领，或处理一些有可能破坏美国甚至世界和平的异端教派，四处奔波的他总是风尘仆仆。

他轻点电脑上的触摸屏，阅读着：

我中午12点过来拜访你

祝好

兰斯·麦克斯韦

这次，他的上司亲自到访，甚至等不及他的答复了。

4

“兰斯，现在的局势怎么样了？”内森问道。

“还能怎么样，就像一个被虫蛀的苹果。”

“等苹果被虫蛀了之后再去挽救已经太迟了。”

“无论如何，我们至少还可以把树砍掉。”

兰斯·麦克斯韦，这个身材魁梧，专与罪恶抗争的红皮肤大块头，身穿价值不菲的衣服，看上去整洁利索，俨然一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爱尔兰摔跤运动员的造型。他原本以为，总有一天他会说服内森·卢浮再次穿上警服，这只不过是时间和心理战术的问题。这两点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再加上他天生狡猾机敏，说服内森·卢浮重出江湖只是小菜一碟。三年来，这位联邦调查局的行动负责人却屡屡碰壁。尽管封封邮件如石沉大海般杳无回音，但他一直坚持通过网络给内森分配任务。这一次，是第一次，他直接登门拜访。时机选得恰到好处，任务也颇为艰巨。

自从麦克斯韦在学院集团组织发掘出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之后，就和他配合默契。学院集团组织由一群私家侦探组成，历来与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十年的默契使两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内森擅长形貌分析，极具洞察力，更不用说他与生俱来的第六感了。但他性格内向，过分随和宽容，缺乏个性，像麦克斯韦这样强势的人总是能把他吃得死死的。麦克斯韦早就预料到，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踩上门时，内森正打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麦克斯韦故技重施，一阵攻心，软磨硬泡，又是威胁利诱又是好言相劝地让内森接受了合约。

挤在时速 900 公里的飞向阿拉斯加的联邦喷气式飞机的椅子上，这位行动负责人一边谨言慎语地聊天，一边浏览着印有“高度机密”的案卷，上面